

浙江文叢

袁枚全集新編

〔第四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袁枚全集新編

〔第四冊〕

王英志 編纂校點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一 乙巳丙午

乙巳元旦舟中與霞裳聯句

舟中度元日，江上領春風。宿雨猶霑樹，袁。朝陽乍出宮。喜無賀歲事，劉。轉有賦詩功。
家近心尤急，袁。天遙霧正濛。開窗迎紫氣，劉。解纜促篙工。寸步行皆喜，袁。千山看未終。
醉人眠舵側，劉。爆竹響波中。吉語時聞耳，袁。祥飈替轉篷。遠村梅蕊白，劉。鄰舫鬢花紅。
伐鼓兒童競，袁。敲棋師弟同。紀年更甲乙，劉。認水辨西東。想見深閨裏，金錢卜幾通。袁。

新正十一日還山

自覺山人膽足誇，行年七十走天涯。公然一萬三千里，聽水聽風笑到家。
迎門兒女慶團圞，鄰里爭當遠客看。不是桃源真福地，如何雞犬盡平安？
香雪階前撲面飛，喜從香裏解征衣。老妻指向諸姬笑，不爲梅花尚不歸。
一雙孔雀艷歸裝，惹得傾城士女狂。爲要誘他開翠尾，麗人來往盡濃妝。
賓客連宵坐滿庭，問山問海問花名。急抄詩與諸公讀，省得衰翁說不清。

重理殘書喜不支，一言擬告世人知。莫嫌海角天涯遠，但肯搖鞭有到時。

七十生日作

士龍《百年歌》，七十始長嘆。可知上壽難，古人見詞翰。我今危得之，自取平生按。解龜四十年，著述百餘卷。多少顯榮人，隨風作雲散。而我獨迫然，青蓮留一瓣。愛惜一山雲，不肯三公換。悟徹萬緣空，不屑空門竄。食不喜重味，而恰精肴饌。氣不識金銀，而亦多清玩。心安身即行，陰陽非所憚。理足口即言，往往翻前案。樂自尋孔顏，學不拘宋漢。新從兩粵歸，萬里江山看。攬揆三月天，滿園春色爛。偕老妻尚存，遲生兒亦卯。奚僮蒼頭多，諸姬白髮半。開池成巨波，種松成古幹。弟子來英英，老夫時灌灌。夷甫尚鮮明，韓嬰頗精悍。雖乏李清繩，遽把仙凡判。且學魯季孫，六櫃東門辦。住隨白日留，去憑天公喚。詩成鳥共吟，酒到花能勸。忘老當作孩，視昏猶若旦。厭聽麥丘祝，自作《東方贊》。

不染鬚

留鬚鑷鬚染鬚都有詩，四十年來能幾時？今年七十染不必，一白而已鬚事畢。記得當初未有渠，意氣凌雲渺八區。一回吟咏一回老，不惱韶光只惱鬚。我既不能諱老求官祿，又復不能暖老求燕玉。有如孀婦此心灰，永不妝臺理膏沐。人言本色是英雄，我恰掀髯笑未終。二

十一科黃榜客，捫心可是白頭翁？莫嫌老去人無用，有時老亦因人重。且免身充玄甲軍，兼堪彈出銀絲供。君不見蒲輪車，上尊酒，不向終童家裏走？又不見香山圖畫，洛社耆英，都是皤皤黃髮形？我鬚容易白如許，頭責何須勞子羽！開窗只替海棠愁，一樹梨花將壓汝。^{〔一〕}

校勘記

〔一〕自『有時老亦因人重』至『一樹梨花將壓汝』原缺，據乾隆本校本補。

考據之學莫盛于宋以後而近今爲尤余厭之戲仿太白嘲魯儒一首^{〔一〕}

東逢一儒談考據，西逢一儒談考據。不圖此學始東京，一丘之貉于今聚。堯典二字說萬言，近君迷人公超霧。八寸策詛八十宗，遵明竭竭強分疏。或爭《關雎》何人作，或指明堂建某處。考一日月必反唇，辨一郡名輒色怒。干卿底事漫紛紜，不死飢寒死章句。專數郢書燕說對，喜從牛角蝸宮赴。我亦偶然願學焉，頃刻揮毫斷生趣。擲擗故紙始成篇，彈弄雲和輒膠柱。方知文字本天機，若要出新先吐故。魯人無聊把潘拾，齊士談仙將影捕。作《爾雅》非磊落人，疏《周官》走蠶叢路。當時孔聖尚闕疑，孟說井田亦臆度。底事于今考據人，高睨大談若目覩？古人已死不再生，但有來朝無往暮。彼此相毆昏夜中，畢竟輸贏誰覺悟？次山文碎皇甫譏，夏建學瑣乃叔惡。男兒堂堂六尺軀，大筆如椽天所付。鯨吞鰲擲杜甫詩，高文典冊相如賦。豈肯身披膩顏衿，甘逐康成車後步！陳迹何妨大略觀，雄詞必須自己鑄。待至大業傳

千秋，自有腐儒替我註。或者收藏典籍多，亥豕魯魚未免誤。招此輩來與一餐，鎖向書倉管書蠹。

校勘記

〔一〕此首原缺，據乾隆本校本補。

戲夢樓

夢樓見佛不見我，一望蒲團頭欲墮。鄙人見我不見佛，行遍香臺不作揖。君不必爭佛有，我不必爭佛無，只問此中方寸意何如。請看世上尊官貴人亦儘有，我果無所求，則亦視有如無免應酬。

遣懷雜詩

一笑老如此，作何消遣之？思量無別法，惟有多吟詩。譬如將眠蠶，尚有未盡絲。何不快傾吐，一使千秋知！

早貴如早起，所見人事多。早退如早眠，心神常安和。吾生有天幸，熊魚竟兼兩。每聞宦海波，設想吾其倘。

雨脚三月斷，火龍當空蟠。偶有一片雲，狂風驅還山。老人苦炎烝，風前將書攤。磨墨如

車水，隨車隨時乾。筆燥觸紙響，何能生文瀾？硯田尚如此，農田更可嘆！願揮渾身汗，當作時雨頌。

萬物蟄于冬，而我蟄于夏。赤帝一當關，群客可以謝。我其陳蜉蝣？蒙頭不出舍。書卷盡情翻，衣冠終日卸。平生所著述，往往趁此暇。可奈正憑欄，秋隨一葉下。

女媧搏黃土，濛濛沙塵飄。百千億萬年，回轉無停鑣。而我生其間，泰山一鴻毛。雖則一鴻毛，矜矜頗自豪。三十早歸田，二十早登朝。在邦無怨尤，在家無喧呶。逢花皆采折，無山不遨遊。李杜韓歐蘇，相逢足解嘲。官或比我尊，壽都輸我高。誰是七十翁，握筆猶嚶嚶？

凡才欲其大，凡志欲其小。才大事易辦，志小量易飽。譬如挽強弓，我力十石餘。情願挽九石，其氣恬以舒。君看韓彭輩，不如滕與薛。更看袁公路，不如黑山賊。阿斗與黃奴，以懦全其生。李志與曹蜍，以庸傳其名。

一見動相慕，未見早相惡。問其所以然，有緣無緣故。緣法苟未終，臨死補一面。如其無緣者，抵死不相見。豈徒今人哉？于古亦如此。或佞我愛之，或賢我不喜。緣之所由來，其中豈無因！知者其天乎？板板偏不言。

竇融在河西，光武欲招之。適融遣使來，彼此歡不支。隗囂亦遣使，中途被讐殺。遂致生釁端，彼此兩不察。其一富貴終，及其子若孫。其一勤干戈，禍至滅其門。其時佛未來，緣法已如此。佛因敷衍之，曉人當如是。

宋儒談性理，漢儒談典章。或疑《尚書》僞，或道《周官》亡。聚訟數千年，長夜無燭光。我聞沮渠遜，言人浮海洋。親見孔聖人，弦歌聲未央。七十二弟子，羅立自成行。何不往詢之，所苦無舟航。傷哉觸觸生，捕影枉自忙。雖有記事珠，不如返魂香。

有心積陰德，殊非高士懷。而況讀《葬經》，貪鄙尤可哀！古有端木叔，六十而散財。彼豈真老悖，不念子孫哉？實見身後事，非我所安排。宣尼大神聖，晚年伯魚災。昭王溺于楚，成康非禍胎。看破此機關，浩浩與天偕。出門不選日，入廟不持齋。陰陽非所忌，仙佛難我給。隨雲去處去，隨風來處來。

明月幾時有？問天天不知。縱云有開闢，開闢始何時？往往眼前事，考究無窮期。與其張目想，兀兀發狂痴。不若合眼眠，一笑姑置之。

少年愛讀書，硜硜守章句。衰年愛讀書，消遣領其趣。雖然讀輒忘，過眼皆吾有。書味在胸中，甘于飲陳酒。

漢有符節郎，請發不韋墓。謂是秦火前，所藏多竹素。求書至發冢，早被莊周譏。我意覺可惜，發或竟得之。不見陳伯茂，曾發郗曇墳。大獲右軍書，幅幅生烟雲。

鋤地得寶者，斷非望氣掘。世世出公卿，不聞謀吉穴。彭鏗壽最長，何曾談服食？百戰百勝將，兵書字不識。天之所付與，不必人營謀。何苦蚩蚩氓，奔如燒尾牛！知進不知退，力欲爭上流。豈無烘開花？一開花已休。

代公未遇時，盜鑄略人口。及其成大功，黃龍且授首。國奢寶懷貞，無恥衆所訾。及其簿錄日，俸外少餘資。盧杞亂天下，家無妾媵妍。杲卿大忠烈，乃索花粉錢。寄語腐儒輩，觀過于其黨。放開眼界寬，流覽史書廣。

劉誠允善飲，苦無酒伴陪。或薦一軍校，可以千百杯。問其量何如，曰醉不敢放。愈到沉酣時，愈作謙謹狀。劉乃笑搖頭，此未足爲量。凡事一改常，識者所不尚。

嘉祐頒陣圖，德用諫不可。道兵貴神速，泥古恐相左。錢乙善醫疾，往往心忖量。道是病萬變，不可拘古方。觀此二公言，可悟作文術。提筆學化工，一味活潑潑。

貪生學仙少，畏死學佛多。生死兩相忘，仙佛如余何？我道佞佛者，其人必諂諛。未知靈與否，尚向木偶趨。奚況權貴門，炙手可熱歟？

邢尹一相見，涕泣服其美。賈充郭夫人，見李屈膝矣。青蓮服崔顥，不敢再題詩。李邵愧劉蕡，登科願讓之。真美人才子，大抵心多虛。木虛爲琴瑟，竹虛爲笙竽。後代妄庸人，不肯爲人下。山膏形如豚，厥性但好罵。

侂冑魏公孫，并非宦寺流。伐金雖賈禍，志在復國仇。偶作《南園記》，思擬《畫錦堂》。不喜鄭棫作，而慕放翁名。出其四夫人，玉手擎杯觴。下士肯如此，便是爲善資。毋怪放翁作，勤懇加規詞。一朝事機失，頭顱敵國葬。士論群吠聲，放翁名節喪。豈知論成敗，所見尤卑庸。符離大喪師，謀者張魏公。何以不加誅？人異事則同。太丘吊張讓，不失爲君子。一

切苛刻論，都從宋儒始。

青耕能禦疫，跂踵好降災。窮奇見善去，魃魍觸邪來。物性大不齊，人性亦參半。所以孔子言，上智下愚判。子輿道性善，學孔翻孔案。

漢有崔子玉，隨官葬洛陽。唐有辛藏之，亦葬萬年鄉。道死果有知，吾豈守墓者？如其死無知，枯骨何取捨？我意亦如此，隨園旁起墳。雖學嬴博達，終愧首丘仁。

報德必以德，聖人有明言。宋人獨反之，攻擊先恩門。魏公薦王陶，陶劾其縱恣。歐薦林之奇，林發其陰事。允文薦蕭杲，杲乃首疏彈。旁有朱晦翁，嘖嘖加贊嘆。嗚呼報施絕，忠孝何由來？且冷朝士心，何人肯愛才！惟有范文正，大賢獨多情。一受元獻薦，終身稱門生。

屋造鼠即至，池開魚即生。問其所由來，踪迹不分明。大抵天地間，氣化先形化。青寧程馬間，生生相代謝。洪荒無匹偶，人類自萌芽。伊尹生空桑，詰汾無母家。

人言晚景佳，恰比少時好。我意道不然，行樂還須早。譬如美衣裳，少艾可光軀。老雖著金紫，不稱白髭鬚。又如美飲食，壯佼不嫌多。及其既衰矣，未饜腹已餒。我少雖好學，無力購書看。而今眼昏花，萬卷徒空攤。又嘗思窈窕，貧莫能致之。而今作枯楊，生梯亦可嗤。所以徐謬言，人生壽七十。生長富貴家，一日抵兩日。

夢游淡岩石上鐫此四句

一回開闢一乾坤，物換星移日日新。
盤古如麻朝玉帝，不知誰是領班人。

題鄒若泉牧羊圖

白草黃沙望眼迷，荒荒落日雪山西。
群羊似解孤臣意，翹首南雲一剪齊。
李迪丹青筆最超，鄒生粉本更親描。
擬教添個蘇卿婦，幾點胭脂染節毛。

誰家

誰家低唱《玉瓏玲》？流管清絲夜不停。
一曲歌終人一世，那堪頭白客中聽！

哭陸朗夫中丞

持節長沙有正人，泊舟野叟謁清塵。
誰知望重蕭夫子，早識風流賀季真！
傾蓋未消衡岳雨，停春已失楚江春。
傷心萬里《西征賦》，爲了三生一見因。

栽樹自嘲

七十猶栽樹，旁人莫笑痴。
古來雖有死，好在不先知。

哭蔣心餘太史

西江風急水搖天，吹去人間老謫仙。名動九重官七品，詩吟一字響千年。空中香雨金棺掩，帳下奇兒玉笋聯。如此才華埋地底，夜深寶劍恐騰烟。

君家花裏別君時，君起看花力不支。三月四日。一慟自知無見理，九原還望有交期。應劉并逝空存我，李杜齊名更數誰！教作《藏園詩稿序》，已成未寄倍淒其。

自驚

蕭蕭落葉滿階庭，冉冉流光老自驚。世事過來惟有夢，古人一去總無聲。千年仙鶴歸何晚，兩個金丸打不清。悟得輪回文字孽，張衡才死蔡邕生。

哭章公子

傳來消息滿城悲，玉樹凋傷第二枝。心力豈緣書局盡？姓名已受聖人知。公子纂修《四庫》書，議敘員外。蘭方飲露花先隕，鶴正凌霄翅忽垂。從古天心忌才子，不教終賈鬢如絲。

跋扈飛揚氣絕群，偏于野叟最殷勤。每吟佳句先呈我，豈料衰年反哭君！賴有舒祺延弱息，更無阿鷺嫁秋雲。而翁倘作西河慟，莫遣堂前大母聞。

香亭卓薦後欲賦遂初忽以前任霍丘事鑄級聞其歸舟已過峽江喜而

有作

聽說君歸喜欲顛，更聽君到峽江邊。去官難得因微罪，行樂公然尚壯年。骨肉兩家人健在，星霜五載夢纏綿。開窗屢探春風色，月照荆花影又圓。

代謀精舍老身忙，硯北溪南費酌量。陸賈裝雖無巨萬，阿連居要有池塘。水邊斑管高吟處，竹裏棋枰小戰場。准擬安排來告汝，白頭一笑共扶將。

端江作別淚交流，那料重逢歲兩周？雲路似君真可惜，風帆依我竟須收。大府出考語甚佳。門前五柳心思種，海上三山浪打舟。天意玉成知感否？好燒紅燭夜同游。

從此青溪水不寒，高風六代有人攀。陸機文史東西屋，何點琴尊大小山。棠棣花雖兩處種，桃源門可一家關。唐生相我言如驗，五載猶能作往還。相士胡文炳相余六十三歲得子，壽七十六。其一已驗。

袁郎詩爲霞裳補作 有序

在粵東時，袁郎師晉年十七，明慧善歌，爲吳明府司閫。乍見霞裳，推襟送抱，苦不得一露接。再三謀得私約某曰兩情可申，忽主人奉大府檄，火速鑿行，即不得留。與霞裳別江上，涕

如綆縻。余思兩雄相悅，數典殊希，爲補一詩，作桑間濮上之變風云。

珠江吹斷少男風，珠淚離離墮水紅。緣淺變能生頃刻，情深誰復識雌雄？鄂君翠被床才疊，荀令香爐座忽空。我有青詞訴真宰，散花折柳太匆匆！

騎牛

騎馬上林街，騎鶴揚州市。平生兩願都已償，惟有騎牛身未試。謁來鄉間逢水牛，相牛之背笑不休。此是人間安穩處，七十老翁有所求。呼僮扶上不施鞍，牛亦相憐身不動。雨笠烟蓑汝慣馱，褒衣大袂毋乃重？鞭之不行徐徐，此牛腹中似有書。聽之黃鐘滿脰鳴，此牛曾否三犧牲？可見世間萬事學難了，騎牛未必牛道好。但願他生一日作牧童，絕勝終朝牽鼻爲三公。

穀雨雪

重陽雪，穀雨雪，兩年下雪非時節。菊花秋草尚禁寒，海棠嬌紅定愁絕。老農老圃爭致詞，春行冬令非所宜。各持《天官書》一冊，按曆書雲占驗之。我道萬事總憑天作主，無心成化本如許。若教板板循規矩，天不作天讓與汝！

女弟子陳淑蘭窗前開紅蘭一枝遣其郎君鄧秀才來索詩

佳話傳來鄧十郎，金閨蘭草作紅妝。
想因燕姑梳頭處，偶灑臙脂水數行。
十年辛苦國香裁，消息曾無一朵開。
今日徵蘭芳訊到，紫瓊宮裏有人來。
鄧未有子。
名重針神遠近聞，同心同臭有夫君。
好將一穗紅心草，綉向瀟湘六幅裙。

端陽

黃鶯聲裏泛蒲觴，今歲春光太覺長。
七十一年人未見，滿欄芍藥過端陽。

檢書圖爲盧抱經學士題

他人借書借而已，君來借書我輒喜。
一書借去十日歸，缺者補全亂者理。
君言檢書性所嗜，精比揚金細擇米。
獲一義勝真珠船，剖一疑如桶脫底。
康成寸策非八宗，晉師渡河豈三豕？
倘非古本費研求，訛以傳訛誰撫掎？
昌黎讀書先識字，伊川凡事求其是。
胸中秉此二義行，點畫偏旁究原委。
當年簪筆侍青宮，曾繪此圖呈帝子。
饌斥邪蒿寓訓詞，官名正字存微旨。
至今七十已懸車，猶日孳孳勤不止。
摩研編削宵秉燭，綠字朱文堆滿几。
非爲三教纂珠英，定替六經作奴婢。
我聞古人老好學，操夸孤與伯業耳。
更有南朝沈麟士，八十手鈔八千

紙。君今神勇欲過之，直以《丘》《墳》當藥餌。我愧賈山徒涉獵，鉅剗苛碎愁欲死。偶質所疑
荏撞鐘，大鳴小鳴應聲起。也思北面就經師，可柰頽光剩無幾。他年《文苑》縱濫登，《儒林》
一傳君先矣。

撫孤行爲畢尚書作

我聞郭代公，四十萬緡脫手空。又聞魯子敬，指千困粟作投贈。此皆周恤生前朋，不如畢
尚書待死友有深情，諸公聽我《撫孤行》。一解。新安魚門子，姓程字載園。平生著述千萬言，
重仁襲義人稱賢。只有作家二字天性短，玉卮無當不能盛一錢。食翰林俸，逋負如山。長髯
拂拂兩眉皺，急走西方求佛教。二解。彤彤徂暑，乘舁棧車。烈火燒其心，炎風炙其軀。行年
六十胸煩紆。望見畢尚書，當作菩提如。尚書迎入南衙居。只道故人來，不圖新鬼俱。奄然
一病遽委化，瞑目而去片語無。三解。尚書親視含殮，泣下數行，楸枰爲藉幹，袒免爲服喪。三
桃湯，五穀囊，一一布置加周詳。柳絮駢羅，羽葆輝煌，送歸靈輶白下葬。旁人嘖嘖相誇張，道
如此異鄉死，哀榮勝故鄉。四解。死者樂矣，生者哭矣。孤兒曾曾，無棲宿矣。尚書聞之，又買
屋矣。可柰尚書官大梁，孤兒居建業，昏夜乞水火，鞭長莫能及。魚門平日交滿海內空紛紛，
誰管東里、西華冬日猶衣葛練裙？如枚百輩何足數？只能代爲躅足仰望高天雲。五解。闔
然明駝千里來，黃金百鎰光皚皚。交與桐城俠士章淮樹，替主進，替營財，但許取子不取母，十

年以後交兒手。六解。七月二十四日，隨園風和，章公挈孤兒，載酒相過。作畫紙券，唱《得寶歌》。頃刻金城千萬丈，崽子嫋嫋得依傍。七解。滿堂賓客，額手再拜，不信當今，古人尚在。一叟無言搔白頭，招阿遲來笑不休。而翁縱死汝無憂，汝不見畢尚書，風義高千秋？八解。

重宿棲霞感懷往事賦贈墨禪上人

憶甲戌春游攝山，荒厓絕磴窮躋攀。琳宮尚少金泥色，古徑多生苔蘚斑。歸將山景繩其美，望山使相聞之喜。擬割蓬萊左股來，當作人才獻天子。拜表丹墀請六龍，經營慘淡召諸公。石從地底搜雲片，泉引天河下碧空。朱雲善畫龍鑑莊周巧經畬，潘令栽花涵摩詰掃發桂。更有徵歌置酒人，桃花潭水汪倫好。楷亭。賤子從公幾度來，旌旗隊裏一芒鞋。諸天月落猶分韻，萬木霜明更上臺。果然聖主鑾輿到，一游一豫天顏笑。松聲有意學嵩呼，石佛無言作前導。相公三次展經綸，奪取西湖放寺門。彩虹明鏡三千丈，手折青蓮奉至尊。一朝入贊黃扉務，猶自停驂來此處。雪泥鴻爪認前因。馬亦驕嘶不忍去。此事于今廿載餘，白頭重到舊人無。黃公壚在山河遠，東霸城高銅狄孤。剩有墨禪師一個，與談往事淚同墮。今爲長老昔沙彌，眼中無數浮雲過。携手香臺處處游，滄桑萬種說因由。青山也似人衰老，白鹿泉乾水不流。白鹿泉今無覓處。